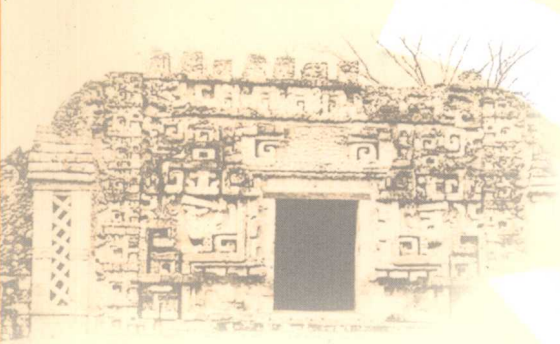




曾利君 著

魔幻现实主义 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MOHUANXIANSHEZHUYI
ZAI ZHONGGUO DE YINGXIANG YU JIESHO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曾利君 著

魔幻现实主义 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MOHUANXIANSHEZHUYI
ZAI ZHONGGUO DE YINGXIANG YU JIESHO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曾利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5004-6463-1

I. 魔… II. 曾… III. 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5035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guoxiaohong149@163. com)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插 页 2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曾利君，1965年生，重庆合川人，1986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2001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于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已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参编高等院校现当代文学教材多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文坛》、《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曾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和《新华文摘》转载。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7)
第一节 魔幻现实主义的界说	(8)
第二节 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	(34)
第三节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译介	(48)
第四节 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研究	(61)
第二章 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的契机与“热”的根源	(81)
第一节 时代语境	(81)
第二节 主体条件	(91)
第三节 被接受者的价值声誉	(95)
第四节 接受的审美契合点	(100)
第三章 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	(109)
第一节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	(109)
第二节 魔幻现实主义与西藏小说	(124)
第三节 新笔记小说: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的双重影响	(136)
第四章 中国作家的魔幻小说创作实践	(144)
第一节 扎西达娃小说的宗教魔幻	(147)
第二节 莫言小说的感觉魔幻	(157)
第三节 贾平凹的魔幻小说	(170)

第四节 其他作家的魔幻小说创作·····	(184)
第五章 中国作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复杂性·····	(206)
第一节 接受倾向·····	(206)
第二节 接受态度与心理·····	(210)
第三节 接受与转化·····	(220)
结语 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236)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1)

结 论

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结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声势浩大的“拿来”潮流中，中国文坛迎来了西方的各种思潮与文学流派，也迎来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ágico）。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在 60—70 年代进入全盛期，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虽然在拉美国家并不受到特别的重视，但在世界上却有着广泛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见诸英美等国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从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中也可得到印证。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就曾经出现过“魔幻现实主义热”、“马尔克斯热”，当时，中国的寻根文学以及新笔记小说创作深受其影响，扎西达娃、莫言、郑万隆等作家都曾吸纳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经验，写出了带有魔幻现实主义神韵的小说。进入 90 年代以后，虽然这股“热”已消退，但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和以他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仍然顽强存在，在一些作家如贾平凹、韩少功等人的小说创作中，仍不时可见到其丝丝缕缕的印痕，一些文学新人的小说如范稳的长篇小说《水乳大地》因具有浓厚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而产生巨大的反响。可见，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新时期小说）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持久的。厘清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间影响与接受的事实及其根源，考察探究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转化，将是摆在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很“现实”而又急迫的任务。

为了深化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必要探讨中国当代文学与外来魔

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曾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整个的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强大影响背景之上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关心、不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探索现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外国文学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影响与作用不容忽视,正因如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文学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潜心考察、研究的对象,他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今天继续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和参照。但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有所改变和转移,如陈平原、方锡德等人就主要致力于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联系的研究,而不特别关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但这一新趋向并不意味着过去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的“中外文学关系”的论题已经过时,或不再需要探讨,其实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可偏废,它们分别涉及中国文学的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等重大问题,只有这两方面的研究并驾齐驱,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才有可能获得更为完整全面而又准确的理解与描述。从这个角度上说,对“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论题的研究,是有其重要的价值意义的。

二

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中、拉文学关系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就中外文学关系中的影响研究而言,迄今为止,国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数不胜数,但大多限于中国与欧美各国或亚洲一些国家间的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而对于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学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间的影响、接受关系却很少涉及,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寥若晨星,关注不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世界并一度走红于中国之后,也有中国学者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强烈的研究兴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陈光孚、陈众议、朱景冬,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李德恩,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赵德明、段若川等,他们大多有外国文学的知识背景,而且都精通西班牙语(拉美国家90%以上以西班牙语为其官方语言,拉美作家多用西班牙语写作),他们从事有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研究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

学存在着一定的隔膜,最终他们无一例外地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和研究上,而避开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这一涉及中、拉文学关系的研究论题。他们的研究成果多局限于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家作品的研究上,如陈光孚的《“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柳鸣九主编的《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徐玉明的《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陈众议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黄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南美的辉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林一安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方瑛的《略论拉丁美洲文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朱景冬的《鲁尔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手法》(《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巨擘》(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恩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技巧与特征》(《外国文学》1989年第1期)、《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尹承东的《卡彭铁尔:文学荆棘中的跋涉者》(《外国文学》1995年第3期),赵德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诺贝尔文学奖》(徐玉明选编《拉美书话·幽香的番石榴》,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段若川的《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这些研究著述对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作品都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而基本上将其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问题搁置一边。段若川的《安第斯山上的神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的末章的最后一节虽然标题为“拉美新小说在中国”,但也仅仅是列举出一些中国作家谈论拉美文学及其影响的言论,而并未具体深入地清理影响的事实,更未能分析研究这一影响在中国作家创作中的体现、转化及其复杂性,实在令人遗憾。

不仅外国文学研究者是如此,那些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鲜有涉及“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这一论题的研究著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学术期刊上偶或可以见到涉足这一被人遗忘的角落的文章,如乔美丽的《魔幻现实主义:〈百年孤独〉与〈白鹿原〉》(《殷都学刊》1995年第4期),邓时忠的《民族性的发掘、阐扬和批判——寻根小说与

魔幻现实主义》(《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吴家荣的《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之比较》(《外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王达敏的《新时期小说的非现实性描写》(《文艺评论》1997年第5期),李晓辉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哲社汉文版)2000年第4期],王凤仙的《〈尘埃落定〉与〈百年孤独〉之比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或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某一样态如寻根文学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相似性的研究,或将某一中国文学作品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进行比较,或探讨新时期小说中的非现实性描写所受的外来影响,包括西方荒诞派文学的影响、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但基本上是一种求同式的比较,而大多忽略了中国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的相异处,对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及其转化也未能加以广泛、深入的考察,李晓辉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一文虽然涉及一个很好的论题,但在其四千多字的行文中,只是泛泛罗列一些中国作品和《百年孤独》的相似性,而并未对影响的事实进行清理爬梳,也没有对影响作整体的观照与深入的分析阐述,所举的马原的作品实际上也并不是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十分突出的例证,读后令人感到遗憾。

上述研究现状表明,在中国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个研究的断裂带,选择“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这一论题进行探讨,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本论题的研究将有着接续起研究的断裂地带,弥补研究缺失,并深化已有研究的意义。

三

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展开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这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比较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建立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使命。比较文学界尤其是中国比较文学界对于异质文化间的文学交流与对话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文学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本是两种截然异质的文学,但却在新时期产生了关联,造成了影响与接受的事实,对此,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与思考,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会进入异域的中

国，并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作家面对异质的魔幻现实主义，有何复杂的接受心理与态度？中国作家是如何汲取魔幻现实主义的“营养”来展开本土化的创作？……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是与比较文学的“关注异质文化间的文学交流”的追求、使命相一致的。

进入 21 世纪以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文化冲突也更为激烈，异质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显得更为紧迫。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比较文学不应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域，更不能拘囿于某一封闭的文明圈内进行研究，而应该放眼世界，广泛展开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文学关系的研究。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本书以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当代文学之间的影响接受关系为研究内容与核心，着力探索中、拉异质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的规律与特点，并找寻和彰显各自文学的独特性，发掘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文学所具有的意义，这对于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比较文学领域的异质文学关系研究，将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本论题的研究虽然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但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固有模式却有所突破。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中，求同研究是常见的模式。人们往往以找寻中外文学之间的共同性文学规律为目标，而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文学的差异性。求同研究固然重要，但对“异”的发现与研究也许更为重要和必要。通过“差异”的探讨，可以看到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本论题的研究试图打破求同的研究模式，在比照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相似性特征的同时，将更加突出差异性的找寻，注重挖掘与剖析中国式魔幻小说不同于拉美小说的民族性、本土性特征，以彰显中拉异质文化各自的独特性。同时，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仅仅求证文学交往的“事实联系”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关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变异和创造性意义的产生的问题，关注不同的接受者之间的不同接受心态及其所做出的不同取舍等问题。基于此，本书将涉及和探明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莫言在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过程中如何将感觉与魔幻嫁接，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感觉魔幻小说；贾平凹、扎西达娃等作家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后如何形成了不同的创作个性；为什么有的作家明明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却予以否定；而有的明明没有受到影响，却声称受到了影响等。在求“同”的同时探究“差异”与“变异”，将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与创新点。

四

本书首先探讨与魔幻现实主义相关的一些问题，如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界说，魔幻现实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代表性作家作品，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译介，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研究情况等，意在厘清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含义，明晰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渊源流变和创作实绩，并多方面呈现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状况。

接着本书从时代语境、主体条件、被接受者的价值声誉以及接受的审美契合点等方面考察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结缘的复杂原因和条件，试图说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的基础和根源。

其后在第三、四章，本书重点考察了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笔者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广影响不仅体现在寻根文学、新笔记小说和西藏作家群的小说创作等群体性的文学（创作）现象上，也体现在扎西达娃、莫言、贾平凹、韩少功、范稳等新老作家的个体创作实践中，其影响的持久性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带有魔幻色彩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体现与印证。

本书的末章主要对中国作家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倾向、态度、心理进行探查与解析，并从创作技巧与手法等方面去求证和辨析接受中的仿效借鉴与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本土性表达，以使接受的复杂性和影响的真相得到敞亮。

第一章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奇迹，也曾为世界文坛带来过风靡一时的“魔幻”旋风。

尽管“魔幻现实主义”在今天已经广为人知，但对它的含义的认识理解却并没有达到人人自明的地步，关于它的界定从 20 世纪到现在仍然没有定论，在中外有关的争论与探讨中，一直是歧见与共识并存。在此我们虽然不可能超越所有的前辈，给魔幻现实主义下一个十全十美、人尽赞同的定义，但厘清它的基本含义，则是必要的、也是我们所能办到的。

拉丁美洲文学的异军突起，无疑是 20 世纪世界文坛的一件大事，而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更是引人注目，它几乎成了 20 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代名词。明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流派渊源和发展脉络，了解代表作家的创作实绩，把握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特征，将有助于我们真正跨入魔幻现实主义的“神奇”之门。

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关系，我们也需要首先考察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基本接受状况，这一接受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即译介、研究与创作来体现的，在这三者之间又存在着重要的逻辑关联和明显的良性互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是中国创作界接受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研究则加深了人们对它的理解认识，进而促成了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广泛接受，反过来看，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广泛接受又促使译介和研究工作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

第一节 魔幻现实主义的界说

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多有曲解误说，在中外学界比如拉美学界、欧美学界和中国学界，也存在着认识分歧。有关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界说、范围限定及其特征的阐释，从 20 世纪到今天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其间在某些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一 拉美学界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界说与认识

魔幻现实主义（realismo mágico）作为拉丁美洲的文学流派，它出现的历史并不长，拉美学界对这个本土文学流派的认识也是逐步完善的。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围绕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和内涵特征，拉美学界进行了不断的争论和探讨。

拉美学界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探讨与阐说既有作家的参与，也有文学批评家的介入。作家们多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来谈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以及他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文学批评家们则倾向于从理论与历史的角度对魔幻现实主义进行论述，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完善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认识与理解。

在拉丁美洲文学界，率先引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的是委内瑞拉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Uslar Pietri）。1948 年，彼特里发表了论著《委内瑞拉文学与人》，该作在论述 40 年代的委内瑞拉文学时说：“占主导地位的是把人看作现实状态和生活细节的神奇之所在，并使他具有永恒的魅力。它意味着对现实的诗化或否定。由于缺乏别的名词，姑且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① 这里，乌斯拉尔·彼特里试图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去概括委内瑞拉短篇小说的某种创作趋向，但对魔幻现实主义概念本身却并没有加以清楚明白的解说。

不过，乌斯拉尔·彼特里的描述中，已触及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部分特征，即把人看作“神奇之所在”。人的神秘与不可思议成为魔幻现实主义文本表现的一个突出特点。

^① 参见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 页。

当然，人并不是魔幻、神奇的唯一源头，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神奇”不仅来自于拉美人的主观意识与感受，也来自于拉丁美洲的客观现实，这一秘密的发现者是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

在彼特里发表论著《委内瑞拉文学与人》的次年，即1949年，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其长篇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的序言中，提出了“神奇现实”的观点。卡彭铁尔指出，在海地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着“神奇现实”，他说：

1943年末，我有幸访问亨利·克里斯托夫王国……在感受了毫不夸张的海地的魔力、领略了中部高原的红褐色道路的奇妙、倾听了彼特罗和拉达的鼓声之后，我不禁将这亲身体验的神奇现实同近三十年来欧洲文学时行的和竭力渲染的神奇相比较，发现后一种神奇或源于布罗塞良达森林、圆桌骑士、墨林术士、亚瑟传等旧框框；或流于描写市民的职业、变态的市民；或来自某种魔术般的技巧：置不相干的物品于一处；解剖桌上雨伞同缝纫机巧遇之类的老戏法以及想象的白鼬皮匙、湿汽车上的蜗牛、寡妇骨盆上的狮头等超现实主义表现……

在海地逗留期间，我同神奇的现实频繁接触，心中尤其昭然，在这块土地上，渴望自由的人们相信马康达尔的变狼魔法，以致在他就义的当儿，其信仰产生了奇迹……我还置身于亨利·克里斯托夫创造的环境之中，这位处心积虑的国王比那些并无亲身感受却一味地想象着独裁形象的超现实主义笔下的暴君还要富于传奇色彩。这里处处是神奇现实。我想，这种神奇现实并非海地独有，而是整个美洲的特性。^①

卡彭铁尔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绘画中见到过将雨伞与缝纫机并置在解剖桌上、湿汽车上的蜗牛、寡妇骨盆上的狮头这样的离奇画面，对此颇不以为然，认为是为了挖空心思制造神奇，这些超现实主义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捏合在一起，这并不是来自现实的神奇，在超现实主义那里，神

^① 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陈众议译，载《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473页。

奇不过是一种类似魔术师的技巧而已。在卡彭铁尔看来，只有得天独厚的
心灵才能经历、体察并抓住拉丁美洲所特有的“神奇的现实”。

1943年，卡彭铁尔受友人之邀，随法国演员代表团访问了海地，在海地的走访与体验是他创作《这个世界的王国》的重要契机和基础。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卡彭铁尔用“神奇现实”来指称海地和整个拉美的魔幻现实，认为这种现实是与拉丁美洲特定的地域文化现实相联系的，它和欧洲超现实主义文学所描写的现实有所不同：它不需要虚构想象，本身就是神奇的。这种神奇不仅来自自然与社会现实，也与当地人不无原始意味的信仰有关，黑人领袖马康达尔就义不死，就是黑人们的信仰产生的奇迹。

卡彭铁尔还注意到了“神奇现实”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在《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中，认为“神奇现实”对小说创作有重要影响，卡彭铁尔称自己的小说《这个世界的王国》就是一种典型的神奇现实主义的创作，它没有虚构和随意的夸张想象，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小说未经我缜密构思，自在地遵循了上述的意念。它描写了相当普通人寿命的时间之内在圣多明各岛发生的一系列非凡的事件，神奇的事物伴随着现实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

在序言中，卡彭铁尔还对他所说的“神奇现实”进行了界定：

神奇现实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启明，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神奇现实的发现给人一种达到极点的、强烈的精神兴奋。然而，这种现实的发现首先需要一种信仰。^①

这里，卡彭铁尔虽然没有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称谓，但却道出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些创作特征和创作原则。这一序言实际上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含义、“神奇”（魔幻）产生的根源以及它与创作的关系、神奇现实的表现原则等都作了表述，拉美学界人士因此将它视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宣言。

乌斯拉尔·彼特里和阿莱霍·卡彭铁尔可以说是较早地从创作实际敏

^① 阿莱霍·卡彭铁尔：《这个世界的王国》序言，陈众议译，载《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页。

感到“魔幻”、“神奇”的文学之风的人，但正式使用“魔幻现实主义”来为这一文学流派命名并对其理论特征进行阐述的是哥斯达黎加的旅美学者安赫尔·弗洛雷斯（Angel Flores）。

在魔幻现实主义形成之际，人们发现，用惯有的时代或题材之类的因素去界定拉丁美洲当代小说已经不合时宜，需要重新给拉丁美洲小说中的新人新作命名，于是，在1954年，安赫尔·弗洛雷斯发表了题为《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载美国《西班牙》杂志第38期）的文章，率先对整个拉丁美洲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进行论述，其主要观点是：西班牙语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诞生于1935年，因为这一年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发表的短篇小说标志了这种倾向。博尔赫斯是1935年以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家，他此前翻译过卡夫卡的作品，因而卡夫卡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

弗洛雷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起源、历史、含义及其所属作家作品都作了论说，但免不了有片面、偏颇之处。因为当时魔幻现实主义流派尚在形成发展中，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最经典的作品如《佩德罗·巴拉莫》和《百年孤独》等都尚未问世，当时已经发表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并成名于文坛的作家如阿莱霍·卡彭铁尔、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等又恰恰被弗洛雷斯排除在外，这样一来，其论断难免出现偏颇。所以，弗洛雷斯的文章虽然是第一篇有关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学术论文，但其观点却让拉美学界人士难以苟同。

弗洛雷斯的文章问世后，智利作家兼评论家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Fernando Alegria）在《卡彭铁尔与魔幻现实主义》一文中，划分出了一个与弗洛雷斯所说迥然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群，其成员包括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阿格达斯（José Maria Arguedas）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并不包括博尔赫斯。^① 在讨论魔幻现实主义时，费尔南多·阿莱格里亚不是从博尔赫斯谈起，而是以卡彭铁尔和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为基点来进行评说，这些无疑是对弗洛雷斯的有关看法的一个反拨。

而对弗洛雷斯的观点作出最有力、最系统的反驳的是墨西哥著名文学

① 参见陈众议《魔幻现实主义》，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